

巴川

初

初三七班



初三七班

朱夏妮 著

chusanqiban

班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chusanqiban

初三七班

朱夏妮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三七班 / 朱夏妮 著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60-7817-7

I. ①初…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7921 号

初三七班

(CHUSAN QIBAN)

作 者: 朱夏妮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王丽娜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1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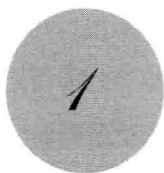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60-7817-7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初二下学期一开始，周雨歌就被何颖调到第三组最后一排去了。调位的时候天气还不热，全班人看着何颖的脸，以及她不齐的两个小门牙。

周雨歌的同桌是一个头发毛茸茸的，眼睛一个外双一个内双，总把眼镜架到鼻梁上的男生，走路时肩膀一高一低，他不算班里最高的男生。他叫陈嘉轩，和高中一个数学老师的名字同音。

周雨歌前面坐着姜璇婧，春游秋游参观她总是小组分组后被剩下的两人中的一个。她有一头蓬松的短发，走路一颠一颠，戴着粉色细边眼镜，皮肤很白但额头长满痘痘。她上课从不分心，总是拿一双稍微往外凸的小眼睛盯着老师或黑板。她声音很尖，不管是早读还是上课回答问题她的声音总是那么突出。

姜璇婧的同桌就是很爱讲话的赵凯，在周雨歌的班里他长得还算是不错，眉毛浓了一点，鼻梁高，眼睛大，嘴巴大了一点，他初一的时候很白，后来拼命地把自己晒黑。到了初二下学期，终于比周雨歌黑了很多。他上课总是拿一盒发泥蘸着抹自己的头发，他最近再一次疯狂地爱上了Justin Bieber，他在发型上也使劲模仿他露出额头把刘海抹高，一下课就用变了声的难听嗓音唱：“And on, I’m alive, I’m alive, I’m alive.” 他也迷上了写词，经常在他语文英语数学

历史地理物理的综合练习本上写写他认为的宋词。他上课千方百计地骚扰姜璇婧，于是课上，也就是说除了英语课之外的其他课上经常会听到那很尖很突出的声音：“老师，他老是烦我！”或“哎呀你好烦呀。”接着就有男生在下面小声地学她的声音：“你好烦呀！”姜璇婧不管在哪儿见到老师还会用那尖尖的声音大叫：“老师好！”周雨歌他们都认为她没从小学成功过渡到中学。

周雨歌、陈嘉轩、赵凯和姜璇婧这个四人小组可以说是全班最疯的一个四人小组，尽管有姜璇婧在。她有时也会学着周雨歌他们疯那么一下，但她老是学不像，那感觉就像周雨歌大一点儿后跟姥爷玩一样。周雨歌他们四人小组在2013年3月29日16:43建了一个党：咯咯咯咯党，读音是gegelolo。这个党的由来是因为他们几个上课说话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好学生，那些好生成天说他们几个，于是他们决定让那些人知道他们虽说话，但是他们成绩好。虽然姜璇婧是好学生的典型形象，但周雨歌不知道她听到那些人说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这个党就是她提出来的。

赵凯为他们的党还专门写了一个类似口号的东西：“学习无难处，只要四人齐心力，上课咯咯笑，成绩依然好！”他们把这个写在了英语书的第二页上，写了一个大大的FIGHT。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党名。周雨歌叫咯咯pig，陈嘉轩叫咯咯Sieg（他也和郑皓渊一样崇拜希特勒的），赵凯叫咯咯duckling，姜璇婧叫咯咯king。

不记得班里同学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班主任兼英语老师直呼其名的了，没人愿意叫她何老师，就连班里那几位“何颖的狗”也在下面何颖何颖地叫。“何颖的狗”其实是周雨歌同桌他们那个小圈子给那些讨好何颖并讨好成功的好学生、班干部起的总称号。

赵凯的党名是咯咯duckling，他黑色书包上挂着一个黄色的小鸭子，很可爱，上课时，除了英语课之外的其他课上，他都抱着他的书包，也可以说是抱着他的鸭子，他们说他每星期要洗一次。那是姚芊一送给他的。他刚调到周雨歌他们这个四人小组的时候每天听课都不认真，无精打采。因为何颖把他和姚芊一调开了。他上课时总望向第四组第一排那个位置。

六年级的暑假的离去并没有让周雨歌像往常那样不舍得。暑假她像往年一样和爸妈回新疆，快开学之前她把头发剪短了一些。

周雨歌小学成绩在中间偏上位置，喜欢体育。她打了五折缴了两万块钱以排球特长生出现在初一七班——某些人评的重点中学中的平行班，不怎么样的平行班。

报到是在下午三点半，去学校的路很长。太阳把校园里种的椰子树的树梢染成比白色更透明的颜色。地面告诉鞋子它很热。初中的教学楼有六层，周雨歌不知道初一七班在哪儿，她在人群中想找认识的人，但他们都是陌生的脸。

她尽量脚步轻一点儿地走进门，一个女子披着头发，低着头正在数白色的调查卷，时不时用手指把掉下来的几绺头发挽到耳后。她是班主任。她姓何，教英语。

“雨歌！”她看到温卫雁伸出一只很白有点胖的手，那是她小学排球队的，也是除了爸妈外极少数叫她雨歌而不是周雨歌的人。温卫雁的爸爸是另外一个中学的排球教练，她是和周雨歌有些不一样的特长生。

周雨歌流着汗，发现汗在皮肤上有点凉。她坐过去，第三组第三排。温卫雁脸很白，满脸都是痘痘，不同岁数的痘痘。这时讲台上那女子讲话了，全班人看向她，她的脸有点像盘子。鼻子很小，

被盘子挤压过一样。有两颗不齐的小门牙。温卫雁马上就被班主任调到第一排去了，她似乎对周雨歌热情过头了。

一个来晚了的男生匆匆忙忙坐到周雨歌旁边。他的眼睛像画了眼线，说话像感冒时，有鼻音。周雨歌回家的路上感觉好像不那么热了。

第二天军训没有像周雨歌想象的那样，去住到某个基地，穿迷彩服，只是在自己学校的操场里。

教官姓罗，第一天他们10个班站在用草铺的操场上看前面10个教官做小碎步，走正步。做小碎步时教官们穿的衣服让她有点晕。排在周雨歌前面的是她小学隔壁班的同学，宋可欣，小学也是排球队的。小学时她喜欢扎两条辫子，跑起来的时候有些头发会粘在嘴上。今天她扎了一个辫子，有点歪，头饰有点夸张。她侧身面对周雨歌，说：“你觉得哪个教官会是我们班的？”

“蹲下！”“起立！”罗教官撇撇嘴说，“还想不想喝水了，这么慢？啊？！”“啊”字特别突出，喊得太大声，结尾有点沙哑。接着是清嗓子的咳嗽声。就这样，他们每次在练完一个科目后都会被骂。

他们在太阳的照看下站军姿，时间过得很慢，周雨歌感觉过了很久。看表，过了两分钟。两脚变成外八这样站很不舒服。班主任何老师站在树下面眯着眼睛看着他们。汗流到眼睛的时候周雨歌偷偷擦了一下，给教官看到了。他没说什么，又转到别处巡逻。她闭着眼睛，头皮有点麻，想象一块冰正在融化，这样感觉舒服一点。“周雨歌！把眼睛睁开！”冰已化成水。班主任正看过来，她站在树下显得很矮。

军训期间所有人都在学校里午休。周雨歌拿着不锈钢饭盒打算

去饭堂打饭时，宋可欣追上她：“哎周雨歌，一起去吧。”她叫她的名字时，语速很快。

下午下雨了，他们在绿色足球场两边的会掉色的蓝色塑胶篮球场上练正步，喊着口号：“戒掉娇气，学会自立，初一七班，争创佳绩，一，二，三，四！”这是级长从一班选来的口号。教官跟他们说：“我们七班的同学表现得很好，到时候在校长面前检阅你们一定会很棒的。可以超过一班，因为他们班男生少你们班男生多。”他们学校每个年级的一班是火车头班。一班女生比男生多很多很多，他们的老师总是特级教师。

他们练完后，老师让他们拿水杯或饭盒到饭堂去排队领糖水。一班的先去，他们排了挺久。那个是海带冰糖水，不好喝。食堂的饭桌很黏。

军训期间有一个摸底考试，周雨歌被分配到化学实验室三考场。绿色的桌子，每两人之间隔着一个水龙头。她看那些题都不怎么会，不停地抓头，收卷前十五分钟的铃声响时她以为要收卷了，她咬着指头，那块皮肤都被咬白了。考数学的时候她的背开始疼，她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人，那人正认真地在草稿纸上使劲写着什么，嘴里还念叨着。她感到越来越无助，抬头看见监考的老师正在看着他的手机，还笑了一下。那是周雨歌第一次用2B铅笔涂答题卡。

第三天军训还是像第一天那样，只不过周雨歌不再闭着眼睛站军姿了。中午他们站在阴凉处，教官问：“谁愿意当七班的体育委员？想当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教官就让最后一排的一个高个子男生当了。

军训结束后，周雨歌异常专注地听讲，她妈在家不停地说她花了两万元才进来的。

她旁边和她后面的两个男生不停地讲话，她决定去找一下班主任任何老师。下午放学前，周雨歌打扫卫生，扫地的时候，宋可欣和另外一个比较矮的女生一蹦一跳地过来跟她说：“喂周雨歌新座位表出来了，你不看看吗？你可以换同桌了。”她急得扔下扫把，差点被扫把绊了一跤。她会看这个座位表，用手指找着她自己。

她的同桌是赵凯。

第二天，周雨歌旁边坐了一个皮肤很白的人。

他桌子很乱，书包也很乱。他前面是一个戴着粉色细边眼镜的短发女生。他们一直没说话。

课间宋可欣过来找她：“周雨歌，我们玩逗笑吧。”

“好啊。”周雨歌斗鸡眼和动鼻子的战术让任何人都没法忍住笑，包括任何周雨歌认识而且跟她玩过这游戏的人。

周雨歌的新同桌赵凯始终不怎么说话，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头枕在自己的一只手上。她那几天带了两本莎士比亚悲剧集和喜剧集，一页也没有看，他就借她的书枕着。阳光照在桌子上有点扎眼。

今天下午第一节课是生物课，新的实习老师戴着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说着很标准的广东普通话，每当她把牛奶说成“刘奶”的时候都有一大帮人跟腔。

生物课很吵，似乎变成了同桌间互相了解的课堂。昨天晚上周雨歌忘记抄课表了，她就只能尴尬地看着老师从她身边走过，斜着看了一眼她只放了一个笔袋的桌子。正在她望着投影发呆时，她的同桌终于把头转了过来，无精打采地说：“我叫赵凯。”周雨歌在怀疑他是否在跟她说话，“啊？哦。”他转过头去继续趴着，老师已经注意到他了。他把有点皱的生物书推到她桌子上说：“帮我做笔记，我要睡一会儿。”周雨歌心想他睡了几会儿了。

生物书上没有什么可以记的，她就啰唆地把一句话就能写完的笔记增加到几行。赵凯自从把书推给她后就一动不动了。

下午坐在开了空调的教室里，听着老师沉闷的嗓音发呆，时间都停止了。

旁边的同桌睡着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做梦。《致爱丽丝》的主旋律是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周雨歌正转着笔，铃声响了，她转头望了一眼黄色的挂钟。铃声打破了这一点点安静，铃声停止不到一秒钟就响起了做操的音乐，周雨歌烦躁地把腿上的外套扔在桌子上，准备去做操。

她看到赵凯还趴在桌子上，就推了他一把。她慢慢吞吞走出了凉快的教室，瞬间被一股热气笼罩。宋可欣从后面冲上来，挽住她的胳膊，这样让她觉得更热了，手臂的皮肤上有一层黏黏的汗。她们边走向操场边听到老师拿着大喇叭说：“快点快点，跑步入场。”于是她们就装装样子，鞋底蹭着地面，像是在努力跑过去。

到了操场上，周雨歌拼命地踮起脚尖找他们班的队伍，在大老远看到高个子的男体育委员，就赶紧跑了过去，进了班里的大队伍后她感觉很安全。

他们都不会做初中的操，就看着初二的人做，他们可能是嫌操太丑了，按体育老师说的话就是“没骨头一样，伸不直胳膊伸不直腿”。他们就照着那样学。就在周雨歌眼睛盯着初二那边看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女生压低声音跟她说：“何老师在后面，小心点。”周雨歌没回头看，怕和老师对视，就伸直了胳膊伸直了腿。结束后，周雨歌正准备快速跑回有空调的教室，站在舞台上的老师拿着大喇叭喊：“等等！立正！先别走！”

他接着说：“击掌三声解散。”后面有个男生说：“我去，他就说这个。”

汗布满了脖子。周雨歌快速走回教室，和宋可欣一起。教室门是锁着的，他们一群人用衣服领子擦着汗，等那个慢悠悠走过来的拿钥匙的人，给他让出一条道。

接着眼保健操的音乐响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第一节……”

中学的眼保健操和小学的一样，他们都会做，中学的眼保健操也和小学的一样令人讨厌。周雨歌半眯着眼睛，脏手在眼睛周围揉来揉去，做完操回来是不能洗手上厕所接水的，值周检查的人戴着红袖章，逛来逛去。

“睁开双眼，请到室外活动，或眺望远方。”

上课铃响了，老师还没来。过了漫长的几十秒后，何老师快速走进来，进门时拎着水壶和钱包，抱着一本英语书和教辅，嘴里同

时说着：“好，拿出英语书。”

赵凯睡好了，他坐直，把周雨歌的书还给了她。她检查了一下看有没有他的口水。

这一节课他们高度紧张，因为何颖动不动就突然叫人起来回答问题，没有规律。

就英语课来说，铃声是一种解脱。周雨歌专心地听着她讲课，忘了时间，铃声让她大吃一惊。

周围站着很多人，都是被抽起来没回答好问题的，包括赵凯。何老师似乎没听到铃声，继续讲，布置作业。她说：“过两天我们要选两位课代表。”说完后叫了一个第一排的矮个子女生帮她拎水壶和教材，自己拿着钱包出去了。昂着头。

一节课不说话嘴巴里面都干涩了，第三节是自习课，周雨歌站起来，抖抖裤子，裤子都粘在腿上了。宋可欣也从座位上起来，她叫周雨歌陪她去买东西，她甩着刚充了100元的校卡，来到小卖部。她跟那个穿白色大褂的老大爷说：“要一包薯片，柠檬茶。”那人用有点口音的普通话问她：“一盒还是一罐？”她挠了挠头说：“一罐，啊不是不是。一盒，不对，一罐，算了，一盒吧。”那个老大爷的一点点耐心显然被她透支了，秃了顶的光头也开始晕乎乎的了。他说：“到底一盒还是一罐！”“一盒。”她拿着冰冰的柠檬茶和一包鼓鼓的薯片说：“哎好烦呐，剩下94块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大家表达自己心理感受时只会说：“哎呀好烦啊。”

她们一回到教室就上自习课了。自习课可以说是狂欢课，有几个人的笑声很大。

这时赵凯看上去也挺兴奋的，毫无睡意。他转过来，加入了他

们几个人的谈话中。他说我讲个笑话吧，冷的。没等别人回答他就开始了：“一个火柴人在街上走，走啊走，突然觉得头上有点痒，就挠了一下，然后他就着火了。”这个没什么好笑的，以前都听过。周雨歌好像从来没觉得笑话好笑过，自己经历过的丑事才好笑。但他们看在他刚苏醒的份上就装着笑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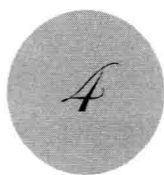
然后他们就开始讲中式英语，差点笑哭出来。宋可欣说“女神”的英文是什么，是“girlgod”吗？

就在另一个人讲一件好玩的事时，全班突然间安静下来了，大家都觉得奇怪，互相看，又朝门口看，老师并不在，于是过了两秒钟，大家又开始大声喧哗起来了。

周雨歌说：“知道为什么这样吗？我看过一条微博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这附近有人死了。”赵凯说：“屁啊！那是因为天使走过这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这样突然停止，毫无原因的。”班里的自习课总会这样。

快下课时，全班又一次像刚才那样安静下来，过了两秒钟后又吵起来了，于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大喊说：“啊啊一个天使死了！”

疯完了一节自习课后，嗓子都有点哑了，周雨歌收拾书包和宋可欣一起走出校门，走在校道上时，太阳是红的，把路也染红了。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学校开校运会。周雨歌作为退役了的田径队队员报了三个项目。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她跑第四棒。宋可欣的耐力好，她报了800米和4×100米接力。宋可欣跑第三棒。

星期五下午放学后，周雨歌和宋可欣去逛操场。宋可欣跟周雨歌说：“哎你知道吗，昨天你同桌赵凯加我Q了，我们特别聊得来。”

周雨歌说：“哦那挺好。”

“我们聊了好多，聊了小学，聊了中学，还聊了你呢。”

“你们聊我什么啊？”

“哈哈看你感兴趣了吧，嗯他说他觉得你看样子就是一个老师的好学生，他最不喜欢这种人。”

“哈哈我原来看上去像学霸啊。你知道吗我妈唠叨了一个暑假说上了中学就不像小学一样了什么一大堆的，说我初一就要打好基础，不然考不上高中就要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我家门口的菜市场租个摊子卖菜嫁个卖肉的或者挑个好点职业学校选个好点的技能学学就去工作等等这些话我听了一个暑假了。”

“哎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和你妈有点区别，我妈还没像你妈预想的那么坏，她就说考不回本校这么好的学校就只能去其他区的二流中学慢慢混了。”

“我妈就认为考不上重点中学，考上了二流三流中学我就完了。”

“好了不聊这个了行吗周雨歌！我们才初一！还有两年好吗！我们继续聊赵凯吧。”

校运会所有人都搬着自己的椅子到操场去。初一七班在操场最边的角落。他们一坐下就把手机藏在校服外套的后面，拿出耳机听歌。

赵凯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他报了跳高、跳远、200米，本来还报了4×100米接力，但是何颖不让他跑，要选全班跑得最快的四个男生。他跑得不快。

周雨歌和宋可欣在听着歌，听着枪声在远处响。周雨歌这时才想起来看看轮到她的100米没有，她站起来，拍拍屁股，穿过操场，到检录处问问。结果，初一女子100米预赛已经结束。周雨歌最擅长的就是100米了。她只好回去。

她回到班里，看到赵凯坐到了她的椅子上，旁边的宋可欣笑得挺开心。周雨歌走过去：“呃，赵凯，这个是我的椅子，你坐回你自己的椅子去。”

“哦不好意思，”然后看向宋可欣，“那我先回去了。”

周雨歌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看到宋可欣脸上好像有一丝不快。

温卫雁被何颖硬塞进了跑400米那一堆。每人必须报两个项目。现在轮到她跑了，班里几个同学站起来看她。枪在远处响了一声，她摇动着有点胖的身子出发了，她两个手臂用力地大幅度挥着，脚迈的步子很小，有点像是在广场上扭秧歌。一开始就比其他三人落后许多。她就这样摇动着到了200米时，就开始走路。走了一会儿，

和她一块儿跑的快要冲刺终点了，温卫雁走到最后100米时突然间被自己的脚绊了一下，趴在了地上。此时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周雨歌也站起来看着她。何颖用英语书遮着头朝那个方向望去。

温卫雁爬了起来，走出跑道，大家都不知道她想要干什么。她进了操场，抱住操场边足球门的一根柱子，脚也勾在上面。有几个男生不小心笑出声了。

这时何颖叫两个女生把她扶回来，她们俩跑过去，把温卫雁从柱子上卸下来，把她架回来。因为现在还在计时，其中一个女生让她再跑一跑，她慢吞吞地跑了起来，就在离终点还剩一米多的时候，她突然又停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跑道上。旁边的老师马上冲上来扶她起来，所有人都看呆了。她走过终点后，计时器显示，10分06秒，破了这么多年来学校400米的纪录。她被一个老师搀扶着去校医务室了。

温卫雁的第二个项目是跳远，紧接着400米，周雨歌站在最边上，于是何颖对她说：“周雨歌，你去代替温卫雁跳远去，分是不能丢的。”

周雨歌跳了个第三名，尽管写的是温卫雁的名字，不过对何老师来说是一样的。

她回到班里后，宋可欣马上冲过来说：“周雨歌！我马上要去跑800米了，等会儿你在操场里面陪我跑啊！”周雨歌答应了，但她知道她也跑不下来，只能从后面跟着。

宋可欣听到枪声后，快速冲了出去，周雨歌就在跑道里面慢慢悠悠地跟着她后面跑。宋可欣跑到100米的时候是最快的，第二是隔壁跑道的，和她就差四五米。这时赵凯从班里走了出来，进了足球场，陪在宋可欣旁边跑，可能宋可欣也跟他说了吧。